

陈鼓应著作集

周易今注今译

(上)

陈鼓应 赵建伟 注译

中华书局

| 陈 | 鼓 | 应 | 著 | 作 | 集 |

周易今注今译

(上)

陈鼓应 赵建伟 注译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易今注今译/陈鼓应,赵建伟注译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5.10

(陈鼓应著作集)

ISBN 978-7-101-11076-0

I.周… II.①陈…②赵… III.①《周易》-注释②《周易》-译文 IV.B2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7046号

-
- 书 名 周易今注今译(全二册)
注 译 者 陈鼓应 赵建伟
丛 书 名 陈鼓应著作集
责任编辑 朱立峰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年10月北京第1版
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920×1250毫米 1/32
印张24¼ 插页4 字数500千字
印 数 1-4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076-0
定 价 95.00元
-

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排版序

一

《周易》这部形式特殊的典籍，如今已成为珍贵的人类公共文化遗产。在中国典籍中，世界各国学界翻译和解释《周易》的数量仅次于《老子》。

三玄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，《论语》的影响力可能超过《易经》和《老子》，但从哲学史的观点来看，《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三玄的重要性则远远胜过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大学》。

《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三玄思想成为历代哲学体系建构之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。兹举数例以明之：（一）天人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议题，天道与人道在思想上的紧密联系，具见于《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著作中。而“罕言天道”的孔儒，其视线则仅限于人事。（二）宇宙论与人生论上的变动观，也在《易》、《老》、

《庄》作品互放异彩；而孔孟思想，从不思考万物变动之情事，更不探讨宇宙变动之法则问题。（三）阴阳学说为构成《周易》之核心观念，《易传》的“阴阳”说及其动静性能则主要来自老、庄。而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——宋儒尊为四书的儒典——中，“阴阳”概念不及一见。（四）老子的道论成为历代哲学理论的基石，而《易传》的道论，见于《系辞》者两条，一曰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一曰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前者乃对《老子》四十二章道与阴阳关系作综合的诠释；后者则以命题形式对老子道器概念作概括性的表述。老子以本体界之“道”为无形迹，而现象界之“器”则为有形迹。道与物的关系——本体与现象，两者之区别及其统属关系，为老庄哲学所恒言，而孔孟则从来没有形上道论这类的哲学问题意识。

我们之所以在诠释《老》、《庄》典籍之后，着意于《周易》经、传的解释，原因在此。

二

《易经》为古典哲学之源头，经文虽为占筮之书，但具有丰富的人生哲理。《易经》的形象思维及其辩证思维方式，对老子有诸多的启迪。而《易传》，则在诸子思潮的冲击下，将占筮之书逐渐转化而为富有哲学内容的著作，《易传》的哲学化，继承老、庄思想脉络。鼓应近十年来撰写成《易传与道家思想》与《道家易学建构》两部专书，即是对此思想脉络进行探讨。

《周易》经和传写作的年代，首尾相差少则五六百年，多则七八百年。而历代易学者多是以传解经，我们认为经传当分别解

读。例如占辞之“元亨利贞”，原意乃大亨通有利于占问，由于大量甲骨文出土，得知“贞”乃作“占”解，然而不少学者仍囿于以传解经，误以“正固”释“贞”。另一占辞“孚”字，经文全书出现达四十次之多，学者多依传文作“信”解，实欠妥。我们认为，“孚”当作卦兆及应验解。

此次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排的简体版，对原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版中存在的一些讹误作了全面的订正，个别如《咸卦》，作了部分调整。原书名为《周易注译与研究》，改为现名《周易今注今译》。本书参考和征引了帛书《周易》。另外也从易学史、思想史、出土简帛资料以及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等多方面对《周易》经、传做出注译。全书力求思想脉络清晰，诠释系统完整，译文通俗易懂，卦象解说分明，义例辨析清楚，占筮方法介绍简明等，可供初学者及广大《周易》爱好者参考。

陈鼓应 赵建伟

2005年夏季

前 言

对《周易》经、传注译与研究的学术著作浩如烟海，成就斐然。随着帛本《易经》、《系传》及帛书《易》说（《二三子问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、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）等释文的公布及其研究的推进，对《周易》经传进行全面整理省思的时机也渐趋成熟。我们不揣鄙陋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历时两载，撰成了这部书稿。

关于《周易》的研究，历来存在着三个问题：第一，学派归属问题。许多人都始终笃信司马迁关于《周易》儒家传承谱系的拟说，《周易》是一部儒家学派著作的先期假说便成为不刊之论，这样一来，使得《周易》的研究一直被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，对《周易》经传研究的肤浅、片面甚至曲解都与此相关。第二，以传解经问题。在把《周易》理解为儒家学派著作的同时，便是以儒家思想解传，再用这种儒家化了的《易传》解经，这样一来，不仅《易经》儒家说无法成立，而且也使得对《易经》的解释龃龉难通。第三，文字训诂问题。《周易》一书包含有丰富的哲学内蕴，为古今

哲学家所特别关注,以《易》为载体寓托各自的哲学思考本是极自然的事,但由于忽略了对文字训诂的讲求,加之前两种原因,使得《周易》本文日渐隐晦,沦为一部无法读懂的天书。近年来陆续公布了大量的考古文献资料(如《周易》的经、传和各种《易》说以及《黄帝四经》、《文子》等),使我们有可能对《周易》的研讨做出新的认知和厘正,具体就体现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全新阐释。在我们整理《周易》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,下面便择其一、二,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今本《易经》与帛本《易经》

(一) 关于成卦法与卦序

《晋书·束皙传》载《汲冢竹书》与《易》相关者为：“其《易经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上下经同”、“《易繇阴阳卦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略同，其繇辞则异”。所谓“二篇”，即《系辞》“大衍之数”章“二篇之策”的“二篇”，指今本《周易》分上、下经。今本《易经》六十四卦的成卦和排序，是立足于爻画，即以“非覆（卦爻翻覆）即变（卦爻反对）”为原则，将六十四卦分为两两相对的三十二组。其成卦是有序的，其排次则是随意的。帛本《易经》则立足于三画的单卦重组，即以“分阴分阳”为原则，将八经卦重组为阴阳各三十二组的六十四别卦。所谓“经卦皆八，别卦皆六十有四”当即指帛书《周易》和《归藏》而说。《汲冢竹书》所记“《易繇阴阳卦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略同，其繇辞则异”，这指的应该不是帛本《周易》，因为帛本《周易》的卦爻辞与今本《周易》基本相同，而且也不分上下篇。

(二) 关于《易传》的读本

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《系辞传》、《文言传》、《说卦传》、《序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都分别是以何种《易经》为读本？《序卦传》以今本《易经》为读本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《杂卦传》虽将今本《周易》的卦序错杂打散，但仍以卦爻“非覆即变”为原则而两两相对，可知也是以今本《周易》为读本。《象传》、《文言传》以天地为统绪，应该也是今本《易经》的系统。今本《系辞传》“三陈九德”章所论九卦的次序与今本《易经》相同，“大衍之数”章论揲著成卦法，也明标“二篇之策”，可证是以今本《易经》为读本；但有些章节却也透露出作者参读了其他《易经》本子的迹象。帛本《系传》无“三陈九德”与“大衍之数”章，当不是今本《易经》的系统。《说卦传》所陈说之卦序及卦象，无论是“顺数”还是“逆数”，都是“分阴分阳”的，应是以帛本《易经》为读本的。《彖传》以“乾元”阳及“坤元”阴为统绪，大概也是帛本《易经》的系统。

(三) 易与乾——六十四卦总名与首卦名称的关系

近人黄振华撰有《论日出为易》一文，认为“易”字的本义为“日出”，象征阴阳变化（《哲学年刊》第五辑，一九六八年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）。这种说法很有道理。日之上出，运行移易，周而复始，六十四卦变易周环，亦不外此理，故题其名为《易》。而卦名“乾”字的本义，我们认为也恰恰是指日之上出，与“易”字之义正相合，所以才把它列于六十四卦的卦首。前人认为“易”字为“阳”，故以纯阳之《乾》列居卦首（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），这种提法虽然有问题，但其思路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。

二、关于《归藏》

《归藏》也叫《坤乾》，从这个名目看，大概也如同帛本《周易》一样是“分阴分阳”编排的，或许与《元包》的次序相近，《汲冢竹书》中的“《易繇阴阳卦》二篇”可能指的就是《归藏》。它分阴分阳编排，阴卦居阳卦前，经卦皆八，别卦皆六十四，而有些卦名及繇辞（即卦爻辞）则与《周易》略有区别。《归藏》的卦序及编排方式可能即保存在《说卦》中，而所谓“繇辞则异”则可从《系辞》中略见一斑。如《系下》二章“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《随》”、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《夬》”。《周易》中《随》卦的卦名、卦象、卦爻辞与“服牛乘马”颇有距离，《夬》卦的卦名、卦象、卦爻辞与“书契”同样相去甚远。然而，《归藏》中《随》作《马徒》，《夬》作《规》。“马徒”这一卦名与“服牛乘马”相合，“规”有刻画之义，与“书契”亦相合。可以猜想《归藏》中《马徒》卦及《规》卦的卦爻辞与《周易》中《随》卦及《夬》卦有异，而与“服牛乘马”、“书契”相关。

《归藏》的卦爻辞与《周易》有异，但很多可能都相近，这从大部分的卦名与《周易》都相同或相关这一事实中可以得知。如：《说卦》说“《坤》为大舆”，《归藏》中《坤》作《舆》，其音义当与“舆”相关。《需》卦爻辞说“需于酒食”，《象传》说“君子以饮食宴乐”，《序卦》说“物稚不可不养也，故受之以《需》，需者，饮食之道也”，似皆读“需”为“濡泽”之“濡”。《归藏》作《溲》，亦沾濡滋养之义。帛本《少蕪》卦，今本作《小畜》，《归藏》作《小毒畜》。“蕪”、“畜”同音，“毒”与“蕪”同音（《老子》“亭之毒之”，河上公

本、严遵本“毒”作“孰”),《归藏》之《小毒畜》为帛本《少蓊》及今本《小畜》之复合。又如帛本《林》卦,今本作《临》。“林”训“君”,“临”训“治”,本卦象为君主临治民众。《归藏》作《林祸》。“祸”与“辖”同音,“辖”亦有“治”义;“祸”又与“夥”古通,有“众”义。总之亦谓君主治众,似亦为帛本、今本之复合。又《坎》卦之“坎”字,本义为陷牲之阱陷,《归藏》作《犖》,“犖”与“牢”通。在地下陷牲为坎,在地上关牲为牢,二者有联系。后天图中,《坎》为劳卦,居正北,万物归藏(见《说卦》);而“犖”与“牢”、“劳”音通,干宝引《归藏》作《初犖》,将万物至此倦劳归闭(《周礼·地官·司徒·充人》注“牢,闲也”,“闲”即关闭之义)的方位亦已标明。

三、关于“逸象”

《象传》的创作一部分是来源于散见在先秦古籍中的一些解释爻辞的文字,我们姑且称之为“逸象”。然而,由于所谓“国各为繇”以及随着《象传》承乘比应等释说体系的逐渐严密,今之《象传》与古之“逸象”亦有一定的差异。今试举三例以证之:《归妹》上六爻辞“女承筐无实,士刲羊无血”,《小象》说“上六无实,承虚筐也”,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记《归妹》上六说“其繇曰:士刲羊,亦无益也。女承筐,亦无贖也”。“繇”是指卦爻辞。但我们知道,《左传》中凡所征引之卦爻辞,一律不以“也”字煞尾,帛本、今本《易经》亦复如此;反之,《象传》解释卦爻辞,一律都以“也”字煞尾,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判断。因此,这里的“繇曰”应该是兼繇辞和对繇辞解释的文字而言(帛书《易之义》:“是故《乾》之亢

龙……《丰》之盈虚，五繇者，刚之失也”，此“繇”即兼卦爻辞和《彖传》而说）。就《归妹》卦而说，二至上爻的《小象》均协阳部韵，与《左传》“亦无益也”、“亦无贖也”协韵相同，可见二者有内在联系。从今本《象传》的角度说，我们可以称《左传》所存之对爻辞解释的文字为“逸象”。《困》卦六三爻辞“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”，《小象》解释说“据于蒺藜，乘刚也。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不祥也”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记武子筮得《困》卦六三爻辞，陈文子说“困于石，往不济也。据于蒺藜，所恃伤也。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凶，无所归也”。此所载陈文子之释六三爻辞文亦可以“逸象”视之，亦为今本《象传》的来源之一。“据于蒺藜，所恃伤也”与《小象》“据于蒺藜，乘刚也”显然有内在联系，只是《象传》更明确地以严格的爻位承乘刚柔说之。《乾·文言》第三部分：“潜龙勿用，下也。见龙在田，时舍也。终日乾乾，行事也。或跃在渊，自试也。飞龙在天，上治也。亢龙有悔，穷之灾也。乾元用九，天下治也”，《乾》、《坤》的《文言传》不释用九、用六。其释说体例皆不合，当非《文言传》之原文；其以“也”字煞尾，释说体例与《象传》全同，其文义亦与《乾·象》接近，当是古之逸象窜入《乾·文言》中的。

四、验辞与“有孚”

以龟甲占卜，其兆位有头、腹、尾（见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）；以蓍草占筮，其爻位有天、人、地之“三极”或“三才”。卜辞有贞辞、占辞、验辞，筮辞当亦复如此。《周礼·春官·宗伯·占人》“凡卜筮，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，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”，其所计之中

与不中，即为验辞，当在《周易》的卦爻辞中有所保留。

研读《易经》，我们认为出现高达四十次之多的“孚”或“有孚”便是验辞。但它与卜辞中作为纯粹验辞的“允”字又有区别，它兼有二义：一为占辞，指征兆；一为验辞，指征验。其用法与“征”字略同。

“孚”字帛书均作“复”。孚、复均有信验之义，如《解》卦程颐、朱熹训“孚”为“验”，《论语·学而》皇侃疏“复犹验也”。

《易经》专讲征兆、应验之事，但全部经文却不见征、兆、应、验等字样，我们将“孚”字释为征兆、征验，便解决了这一疑问。这就如同《易经》是专讲吉凶祸福的，但却不见“祸”字，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“祸”是以“害”字为之的；这也如同《易经》是占卜之书而经文却不见“占”字（仅一见，即《革》卦九五“未占有孚”，这个“占”字也很可疑），因此我们有理由将经文出现六七十次之多的“贞”字释为“占”。

“孚”字旧皆训为“信”，“兆”字也有“信”义（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注“兆，信也”）。可知“孚”本与兆坼相关。“孚”是“孵”的音假，《说文》之释“孚”字可施之于“孵”。徐锴《说文系传》：“孚，卵孚也”，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据玄应书补“即”字，说：“孚，卵即孚也；一曰信也。”卵将孵化，表明事物之征兆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孚”或“有孚”可以解释为筮得的卦兆、事物的征兆及迹象等；卵已孵化，则表明事物之征验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孚”或“有孚”可以解释为事物发展已有或必有信验、应验、报应、结果等。

卵壳坼裂与龟甲兆坼是同一道理，故古人据此预测吉凶。古有龟卜，亦有鸡卜。鸡卜又有鸡骨卜、鸡卵卜等多种方法，盖古人

亦有以卵之孵化占卜吉凶之法。

“孚”字也有写作“𦉰”的。“𦉰”谓植物开花，与卵之孵化、龟甲之坼裂相类。《正义》释《说卦》“震为𦉰”时说：“为𦉰，取其春时气至，草木皆吐𦉰布而生也”；而《解》卦（下坎上震）的《彖传》说“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”。《震》为东方春分雷乃发声、蛰虫开户、品物开坼之时；《文子·上德》也说“雷之动也万物启”（“启”，开坼），因此《归藏》中《震》作《釐》，“釐”从“𦉰”声，当即用为“𦉰”，《说文》：“𦉰，坼也。果熟有味亦坼。”此皆可见《易》中孚、复、𦉰之内蕴。

“有孚”也可单言“孚”，二者相同。它们在经文中位置很随意，可置于爻辞之首，亦可在卦爻辞中间，也可居末尾，有时看上去还带宾语，但在训释时不可过泥。

五、《乾》、《坤》与《离》、《坎》

《乾》卦以龙之潜、现、飞、亢取象日之升落；《坤》本作《川》，指川水；《离》本作《罗》，指以罗网兽（帛本《系传》也说“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《罗》”）；《坎》谓以陷阱兽。但是，这四个卦的意象却多有重合，如“《离》为日，为乾卦”、“《坎》为水”、《坤》为众、《坎》亦为众等等。

我们认为这种意象分流的现象与八卦图中这四个卦的相互错位有关，即先天图中《乾》、《坤》居南、北位置，而在后天图中《离》、《坎》取代了《乾》、《坤》位置而居于南、北。可能由于这个缘故，《乾》、《坤》的部分意象也随之分流到《离》、《坎》中。

我们知道，《元包》的卦序及宋人的先天图、后天图皆非杜

撰,其不但可在《说卦》中找到依据,而且从出土的帛本《易经》中可以得到验证。同时,也说明《说卦》确实保存了十分原始的《易》学材料;换言之,《说卦》中的分阴分阳的“天地定位”卦位图及“帝出乎震”的卦位图是古已有之的。因此,我们认为《离》、《坎》分流《乾》、《坤》意象的说法是有依据的。

今本《周易》经、传错讹之处很多,而帛本经、传舛漏之处亦夥。然而两相对勘互校,则诸多疑难之处颇可疏通。相信大家阅读这本书的时候,会有这种印象的。

由于有些观点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过了,所以在本书中没有再重复展开,请大家参读《易传与道家思想》一书以及刊在《道家文化研究》上的《先秦道家易学发微》、《乾坤道论》及载于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上的《说乾》等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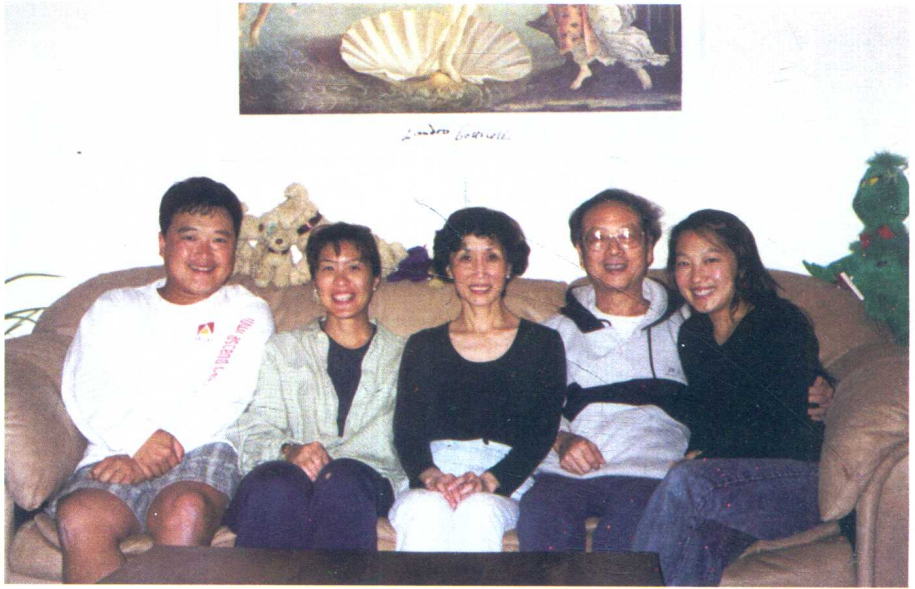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著作: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(包括王弼、韩康伯注)、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、司马光《太玄经注》、程颐《易程传》、朱熹《周易本义》、叶适《习学记言序目》、陈梦雷《周易浅述》、朱骏声《六十四卦经解》、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、《周易大传今注》、《周易杂论》、黄寿祺《周易译注》、《文物》一九八四年第三期《马王堆帛书周易六十四卦释文》、张立文《帛书周易注译》等。

著者

1998年夏



陈鼓应在于山东举行的一次易学会议上



陈鼓应全家福